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

武備一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臣等計議方畧會本具題節該奉　聖旨卿等便同各營頭目每從長計議賊果入寇如何可以出戰勦殺如何可以固守無虞賊若不來亦當如何操練軍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以防不虞務在的然有可憑恃毋事虛言欽此計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虜寇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既蒙　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

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内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

爲獎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繼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或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向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

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
罷火器就便馳突前来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
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来緊堅陣不動先以弓
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
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来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鎗
火箭弓矢齊發若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
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
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
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
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
合之勢如此仰惟　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

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勝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鬬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 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况醜虜交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

勇無以剉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　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　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

防患疏　于謙

切照福建浙江湖廣貴州廣東等處地方近來爲因旱澇相仍民多艱窘有等官吏不能盡心撫綏却乃生事逼迫以致盜賊竊發良善被害上干　宸慮勞師遠征仰賴　天心助順將士効力所在寇盜以次

削平各處地方漸就寧謐此誠　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慶臣等切惟大易有思患預防之言虞書著儆戒無虞之訓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制治保邦之心未嘗不先事而慮今　朝廷凡一應軍需財用糧餉物料大率取辦江南軍民償運供給令賊寇頗寧人心甫定之際所宜維新　命令以防患於未萌看得湖廣貴州苗蠻巢居穴處其性頑獷易動難安其靖州曾定等處餘寇未盡剪除福建浙江山深林密產有銀礦頑民往往尋跡竊取稍失防閑輒便讎殺近雖温州等處地方各起盜賊已曾擒獲干連抄提人口該鎮守官侍郎孫原貞具　奏要行寬宥本部依擬覆

奏　欽准免其抄提令其復業誠恐舊役未除驚疑未定因爭小利復起釁端又兼原調殺賊軍屬多已散回各衛各班捕盜領軍官員亦有取回原任者萬一不逞之徒踵為嘯聚重議征討轉餉撫捕不免事出倉卒人愈勞困雖　皇上聖德遠被萬方決無此虞但防微杜漸不可不慮近雖節有欽奉　詔書事例并本部行移各處鎮守等官令其隨宜招撫叛寇憫安軍民未免循常不能聳衆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本部差人分投馳驛賫與湖廣等處及鎮守等官令其各為謄寫於各府州縣土官衙門去處張掛曉諭軍民番夷頭目人等爾等先前或為不才有司激

變或爲豪富大戶凌逼或土官倚恃暴横或守臣不得其人或爲賊黨哄誘或爲賊人虜掠不得已從賊爲非今賊首久被官軍擒獲爾等固有革心改過復還鄉里者亦有陽爲順附陰持譎計者且爾等自受國恩將及百年祖宗墳塋父母妻子完聚保守足以衣食爲良民久矣今一旦舍順從逆去安就危其所以不爲官軍殺獲幸矣自今益思保全之計輸誠順附各安其業　朝廷體天地好生之心廣一視同仁之量前罪俱置不問共享太平之福永遠無害若或陰持譎計竄遁山林圖爲目前之謀不顧後日之禍則命將出師設法擒獲首從必殺無赦悔將何及爾

等雖一介編氓或生蠻種然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吉避凶世之通論爾等不可不審死生凶吉之理其各司府州縣宣慰宣撫長官司等衙門官員自玆以往亦洗心滌慮奉公守法撫愛下人不許貪婪酷暴肆為凌虐以致激變小民重貽後患如若仍前有違一體處以重罪如此庶可以安反側之心而消意外之患矣

撫治荆襄疏　王恕

荆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刀耕火種易於收穫各處流民僧道往往逃匿其中用強刼奪置立產業官吏不敢科徵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縱横

日熾荼毒生靈謀為不軌仰賴　皇上聖德神威賊
寇俱已殘滅茲不乘時處置抑恐餘蔓復滋重貽後
患臣請得而備陳之襄陽府惟房縣僻在萬山之中
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螃蠏溪格夔
坡潭頭坪馬腦關扒峪梯兒崖豆沙河湯家河洞庭
廟玉女廟長口鄉口馬欄青峰壽陽栢林前坪洪坪
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移流人戶在彼潛住
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劉千斤等一起衆皆響應比
先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
發所以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後因節將官軍餘
丁差遣各邊備禦征進并為漕運之用止留老弱殘

疾之人不堪防禦致賊窺伺爲患且其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乞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并運糧官軍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池振揚軍威遇賊生發易爲調遣撲滅其該所原撥運糧官宜從廵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衛另行照數撥補至若均州地里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谷城化光相爲唇齒本州地方流民視竹山房縣等處流民不相上下彼此驚擾自然之勢本州原設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永樂年間奉　勑修理宫觀一應備邊征進運糧等項俱不差調臣以太嶽太和山宫觀所在用工

即今煥然如新中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所實有食糧正軍一千二百餘名餘丁三千餘名雖有輪班修理之名其實歇役在閑合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操練振揚軍威遇有本處并隣近縣分賊盗生發聽巡守等官調度勦捕各處并邊方有警及運糧等項不許差調其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修理遇有大營造之時仍令正軍盡數用工此乃保障一方軍民防護各山宮觀之善術也又若均州南漳谷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荆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流移逃遁之人帶領家小在彼耕種潛住為非均房二處各有千戶所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

惟遠安縣西北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南抵荆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荆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窵遠況本縣止有里半人民遇有生發絶無救援照得巳革荆州護衛官軍見存荆州三衛帶管莫若於內查屯田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在彼與民相兼修築守禦地方如全所不勾就於别所凑撥遇賊生發隨即撲捕庶軍威彼此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然又有可憂者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荆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陜西四川河南疆域廣闊道路險要因無廵司盤詰以致各處流移逃逋人等往往來彼開種結菴停藏

爲非如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河口俱強賊出沒流民經行之處務必每處設立一廵司僉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往来廵視凡住種年久附籍已定之民聽其生理其不肯附籍者發回原籍造作非爲者拏送治罪以至僧道之徒亦皆善以處之盖控制有人則流移不敢聚衆關防嚴謹則盜賊日漸消沮此自然之勢也至若設立官職以備非常而要害之衝尤宜加意令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縣所設官員俱係裁減然此州縣土民雖少而地方實廣况其間流民軍餘與土民參雜住種

者其數甚盛詞訟紛紜盜賊生發良有以也今因官不全設凡有公差考滿輙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侵漁百姓乞將前項裁減衙門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撫安人民緝捕盜賊不惟撫捕二事責有所歸而一應公務舉無所失矣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王越

臣伏覩　勅諭曰哈密城池累被土魯番殘破夷衆見在苦峪等處寄住經畧累年尚未克復寧妥爾至彼與鎮巡等官從長計議處置務將城池克復夷衆安揷得宜爾受茲重任宜輸誠效忠殫心竭力多方

調度隨宜區畫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俾夷虜讋服地方寧靖以紓朕西顧之憂臣等竊惟鎮邊彊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 聖祖開創之國陝巴實殘元的派之孫夫何鄰夷不道攻奪殺虜城池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爲敵境此所以貽 九重西顧之憂也臣等濫膺委寄敢不殫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但興滅繼絕自古帝王經治天下之大道事體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凡庸經略宏規悉照廷議舉措其間委曲事情量從簡便伏望 聖明勅令兵部仍會多官計議或臣

等所言可行或別有良策具請 聖斷早賜 綸音
臣等仰遵 廟筭俯察夷情進止遲速隨機審處期
得夷衆富強地方寧靖庶盡臣等犬馬報稱之愚茲
者會議得處大事貴乘其勢懐夷狄在順其情哈密
自始封忠順王脫脫巳故無嗣王母守國被土魯番
速壇阿力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都督罕
慎恢復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阿黑麻殺害國勢
益微 朝廷爲念哈密乃 太宗皇帝所封之國不
忍坐視絶系以陝巴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王俱係
成吉思支派差人於曲先地面撫取前來襲封王爵
令其繼守哈密未幾又爲阿黑麻所虜 朝廷震怒

遠投拘留之使顯絕西來之貢西夷諸國歸怨本酋
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還陝巴
獻還城池遣人納款雖今日　綸音未達於酋耳往
時殊錫未入於窮廬虜情誠僞有未可必但本酋今
巴奉書通貢悔心頗切善念方新若使復見近日
勅諭賞賜必愈感激納款有加此正勢有可乘機不
可失之時既該各官審據哈密三種大頭目供稱陝
巴根基正大情愿輔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陝巴語
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衆其同宗根基再無可立
之人要將陝巴前去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貢使到
來意在早建安攘之策坐收繼絕之功必其計慮周

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艱且各官俱領經略
重寄責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據陝巴
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先降金印冠服等物及陝巴
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須選發精
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無虞各
夷所種苦峪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口收割以資食用
又須責諭奄克孛剌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守毋令
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房屋累遭兵燹殘廢殆盡
動調軍夫與之修築險遠可慮今各夷欲自整理必
須量給以助其成　口糧牛具種子舊有定例亦須驗
給今自變運事體亦便其奄克孛剌既與陝巴　心志

未孚終爲後釁與之結親誠爲通好釋嫌善計都督
拜迭力迷失等乃哈剌灰頭目原非哈密之人最爲
狡悍每藏禍心今陜巴初立羽翼未成若令本夷阿
去及將家口給還各夷無所顧戀倘生叛意外通强
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爲處置以除厲階其回
回等項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鐵壘番
達頭目或協守哈密或爲哈密聲援與夫小列禿野
乜克力乂罕禿等夷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列
似爲缺典况陜巴復國之初正宜溥其恩禮以結諸
夷以敦和好各官又以自行措辦不勞内帑興此大
典奚惜小費凡比皆區畫安攘之術下以帖服夷情

上以寧安宗社為計之得孰有外於是哉

保固地方疏　　余子俊

臣奉　勅命臣以彌盗安民之術選將練兵之方與凡可以裨補軍機重務者條陳以　聞臣謹會同鎮總等官計議奏　請其一曰衛國二曰保民三曰彌盗四曰安民五曰選將六曰守隘臣聞陝西城池自古無水宋時東引龍首渠水以入城隨復湮塌我朝成化六年復西引潏河之水自古地丈八頭起修石閘一座撙節放水二分到於西門穿城而過足充居民之用多餘者泄出城壕然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滲沒之患勢所必至且係三邊根本　親藩所在不

可不慮莫若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渠一
道以泄城壕之壅餘水經過漢時故城以達於渭不
過三十餘里節財省力實在於此衛國之計也初渭
南華陰縣民告稱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
臣貪圖深井之地圍場空闊易於打獵水草便利易
於孳牧土地肥饒易於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
以為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家之意多係障地方之
意少厥後達賊踏氷入套所在守臣不過束手閉門
而已成化以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後守臣計議量
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為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
勢軍馬移入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夫深溝陡崖

邊墻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轉輸縱有達賊
在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爲慮邇者陝西布政司
欲將各縣成化十三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
稱便而乃爲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
姓不堪臣覽所告隨考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
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邊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
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墻塹近年於定邊東空添
築永濟小堡按伏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今
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馬多病
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
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 奏見仍守塞門其餘四

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我固便利彼無隣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迤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移於迤南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於迤南土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塞門却移於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快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永寧寨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必須民間運納谷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

臣觀淳化縣三水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鳳翔華昌

漢中等府幷蘭縣俱山林曠闊實爲藏賊淵藪所在流民多有隱匿罪犯拋離鄉土倚恃山林刀耕火種以成家業官司區處嘯聚扇禍況蘭縣 親藩所在知縣正官猶且不及百戶品級所以行事之際難與軍衛抗衡爲今之計莫若於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開設三水縣立知縣等官而隸汾州陞蘭縣爲蘭州立知州等官以隸臨洮金縣即隸蘭州然後令流移之民各附籍於本州縣各充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科此弭盜之計也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

田致招賊寇邊禁既已懈弛民人動遭刼殺況自邊
墻至煙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者此弊一
開末流其可防乎萬一被把總官員将地土覇占派
令軍人代種或因歳年旱澇人有逃亡而徵租無逃
亡則往時覆轍可鑒為今之計當思種莱之舉比之
兵連禍結勞民傷財孰為輕重况堅壁清野古人禦
寇一策即令陜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時政未
宜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有十萬人之将如都指
揮以上之類有萬人之将如指揮之類有千人百人
之将如千户百户之類陜西地方十萬人以上之将
能稱厥任者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将容或

有之此等官員非軍功不陞但中間或有故被奸徒
排陷搆禍不能申理者或遇勘問官員畏避嫌疑不
肯辯明者以致大至禁錮誅戮小至帶俸差操在在
缺員職此之故今後此等官員得罪之後果能改過
自新撫按從公奏保不許輕易施行其所保官員或
乃違犯者終身不錄如此則人有自新之路政無不
舉之理此選將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
鄖陽鎮所管西裏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
里隔遠山林險惡人煙稀少俱係客商往来上津鄖
縣必經之處最爲要害盜賊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
彪火燉兒等已有不軌之萌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

有殺虜之迹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即今無籍兇徒私販茶鹽仍無忌憚及照鎮安縣地方兩河口要害大畧相同必須預爲處置方保無虞乞將山陽縣附郭豐陽巡檢司移於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巡檢司移於兩河口其三岔原隷鎮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於竹林關開設巡檢司僉撥弓兵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豐陽俱隷山陽則兇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之患此守隘之計也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馬文升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

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昔殷高奮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書詩稱之以為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不可一日而不修也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輿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

於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
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
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正統年
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
今雖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
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
内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
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
各來京操備而陜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
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
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

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其工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實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外衛所俱有牧馬草場爲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冬春各全支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王親古為已有亦有被軍民開

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那徃西山一帶四散趂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軍士多有預賣况六箇月止關草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衛軍人盔甲多不如式弓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况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浩

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凉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
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
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
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太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
實況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
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
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
總兵俱蒙　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大抵多係
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畧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
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
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鱼

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
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
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
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四月
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拗
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
亦胥壞之不伴矧鞍轡啣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
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
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
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
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虜大衆

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似有啓釁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　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　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墻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　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聖慈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爲之凋獘器欲

其精將欲其良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罔不加修然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題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升

臣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於將將得其人則武備自修兵威丕振可以懾服四夷潛消奸宄矣且古爲將者必學之於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五經七書皆

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與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
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
能講明七書之旨況我 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
習所以將材甚為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
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略堪為將官者起送來京
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
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略素諳固有其人各邊將官亦
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己頗廉或愛軍
頗仁者求其洞曉韜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
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屢命儒
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

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編定仁宗自為之序須賜內
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方地
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
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於心施之於事雖
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況不係機密兵
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
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樣亦多差訛　國
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
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
屢為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乏
良將將何以禦臣等職典兵政　國家安危所繫若

不作養将材於今日何以得之於将来日夜思惟無以爲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如蒙乞　勑内閣儒臣搜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上進乞　勑司禮監将此書從新刋板務在字様真正用好紙刷印數百部　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總兵太監廵撫都御史及副叅遊擊守備内外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去及損毁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爲虛文若罔聞知廵按御史時将查考若有帶去損失者亦要追究下落庶武經廣布将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遼陽時政疏　　王崇之

臣聞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將帥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為東方重鎮各城有守備等官有屯宿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各有軍餘造辦既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武備修舉也柰何邊官廉勤者少貪惰者多不修兵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營於私室練操人力皆疲於私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可勝言所以城池失修器械不備士馬疲弊紀律廢弛修理操練有名無實凡遇撫按等官點視指稱修理反又科害軍鈌則雇人項替器械多那借應點惟務遮掩遂為得計前

此之弊在在有之如遼陽一方大鎮也有六衛官軍
有四千馬步有都司以下統之有將官以臨之臣嘗
一一點視如城中舖舍多無門牕垛口間用土坯灰
刷四月之間操軍十日一隊之中嘗少數人馬軍可
以調用步卒疲弊不堪明甲可以禦敵青甲不能遮
體軍馬器械大率類此推究其故輒稱邊方多事未
暇修理公差數多卒難備辦大鎮如此小處可知平
居如此遇警可知今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
倘卒然有警邊備如此可為寒心但積日甚久無從
稽考難以一一參究往日廢弛固不可究自今修整
不可不急乞　勅該部計議行移鎮巡等官嚴督所

屬及時修理如法操練士卒謹慎烽堠及將見在不
堪兵甲查照舊例　奏請兌換堅完器械替出不堪
之數官為修理既不勞軍置辦亦足遇警克敵仍令
各衛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季查盤外如盤鐵木植氈
毯灰等料俱資軍國重務每季各將收除實數開報
撫按等官以備稽考年終仍委布按二司官員查盤
若有短少就將經該官員參以侵欺之罪其巡撫等
官亦要不時點閘如城池器械等項不完者將衛所
官員就加懲治立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住俸督催
完日照舊支給操軍數少查有役占者干礙總兵參
副等官一體參究如此則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緩急

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矣臣又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圍獵野獸為生數年以来多被本處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進貢人參等項或散布疋或給銀兩使令部屬官舍到於各寨百般逼迫科擾土人不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役附近軍餘出境採打販賣以規厚利常被賊人虜殺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等軍餘土人潛將鹽米包裹刀箭甲葉陰於墻下空野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泄事情啓惹邊釁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打採杉木買辦皮張為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查得每年進

用杉木止該十箱人參三百斤狐狸皮張暫時買辦
不多衛所官員却乃多方科擾目今前項出產地方
被賊搶虜室廬空廢田畝荒凉不能存活正宜厚恤
伏望將各項供應暫且寬免以紓民力以革擾害待
賊情稍寧之日行令照舊採辦仍乞轉行本處鎮守
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嚴加禁約及督令地方墩營巡
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
出境採取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易致生邊釁者
許被役及知見人等徑赴撫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
旗軍人等量爲枷號滿日與守臺巡哨俱照律例問
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二一體參奏拏問

廢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其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
也洪惟　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
又有折俸鈔貫冬衣布花恩至渥矣遼東阻山隔海
官軍俸鈔布花皆仰給於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
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利
便然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欠數多者盖以陸路無
虞海運廢弛也查得舊制造有海船一十二隻官吏
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獲飽煖近来船隻損
壞者無人修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還至成化十三
年海運不通官軍絕望　祖宗制度廢弛盡矣以故
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員剥軍自養廢職者衆

信乎其然也如畔遞鹽鐵所軍俱無月糧止賴賞賜土官達官間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專賴俸給又無巡哨守臺晝夜在邊尤爲寒苦近因各處災傷荷蒙
皇上憫念元元遣使發倉賑濟所以固邦本重民命安地方也今邊儲預備少積別無賑濟官軍合得糧餉尚不可得不無有孤　恩典查得自成化十二年前共拖欠官軍俸賞鈔六百一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錠布七十七萬二千六百餘疋綿花二十八萬二千一百餘斤先該撫按官累次奏乞令布政司起倩車輛運送及暫量價值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艱難節行本司查勘定奪造船僱運補解去後但彼處

官員視爲泛常略不用意夫衣食切於人身不可一
日有缺今遲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有饑寒之苦
彼處積無用之地陸路既稱難来海運見今無船則
窮邊官軍何所仰賴哉臣聞遼東舊時收成糧食頗
賤商賈販賣易換有無尚不免於饑寒今兵荒相仍
商賈少通使軍士號啼饑寒以此饑寒之人不惟難
馳鋒敵之下亦恐生意外之慮合無不爲常例將前
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留在彼就
作官軍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解或令布按二
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爲便易委官解送前
来以救邊方一時之急仍乞將六歲布花鈔貫另爲

處置或暫折收貲銀兩運来支給候造有船隻之日
照舊海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臣
又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
為先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為首民生最重邊方
尤急所以戰勝攻取守固皆賴於此　聖朝垂意邊
儲因遼東屯糧不足發銀糴買召商上納　欽命巡
撫官以總督之布按二司官以分管之奈何前官員
職任重大者多好逸惡勞畀微者惟畏勢貪利甚有
貪緣為奸乘機逐利撒放糠粃穀豆糴買腐爛倉糧
官銀多歸於富家錢糧虛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
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辯驗奸弊敗露一一清積

蠹邊軍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粗腐虛關於貧軍未蒙實惠折追拖欠於富商不肯還官閑地腐爛相積邊境急缺糧儲如前屯等處倉糧不及半年之用海錦等衛有十年之積密雲等堡全無一月之支今遼陽城中每銀十兩止糴米二石五斗前項堡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斗尚少人上納近因賊情緊急巡撫總理糧儲官不得已恐缺軍餉會議於定遼金復等處十一衛軍餘輸運動調一萬餘人往迴一二千里每米一石雇脚盤費多者要七八十錢少者亦不下五六十錢河東之地遠近騷然各官雖用心催攢但山澗險阻車輛不通止是牛畜馱

負力疲財殫卒難畢集事勢至此尤為可恨欲減米數恐虧損官銀欲增脚錢恐庫藏缺乏即今傳報聲息不絕設若大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迫緊急使餘軍逃竄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人命亦且大誤邊儲厥後河開農興尤難為用乞　勑該部行移巡按總理糧儲官員相度賊情緩急酌量路途遠近聽其隨宜增減米數脚力多方措置以濟急用以恤人難至各倉拖欠折罰糧數行令布按二司管糧官躬詣各處根追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時價折納銀布入官另為處置以便目前支納俱先定與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亦要斟酌地方廣乎邊

備之克修也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聞有獻客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兌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

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
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抛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
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
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
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
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
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
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踈失咎將
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
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
為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

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萬年無疆之福也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斲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彛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遠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

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饒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麄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詘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

於覊旅樂毅出於疎賤縣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戲斛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斂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

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恊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

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伏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　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兵部十事疏　　胡世寧

臣久在病中誤蒙　聖恩改任兵部尚書又蒙加臣
太子太保兩奉　溫旨稱臣過當臣感　恩刻骨不
敢默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初用
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能輔
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臣敢披瀝愚衷妄陳
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
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戶部也伏願　聖明不棄芻蕘
特賜　親覽　一定武略竊惟自古詰戎練武專備
蠻夷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為
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
不許輕伐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

之內勢将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来不能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即聽處决擒殺著律已明别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 聖明深體先王保邦至義及查累朝設立巡撫兵備 勅詞立為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 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衂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效以收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功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即照先年重例處死 一崇憲職令各邊腹要兵

食調度兵將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為難　朝廷任之亦當比他官為異近該吏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有未當者宜令訪實選替皆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之人而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者必須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陞轉尤速以補其難然後人肯用力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寬其文法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為練兵捕盜募用死間先登等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扼腕如昔王翺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盜賊可弭戎虜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

本不爲害臣愚不敢欺隱初任德安推官凡造倉積
穀造鋪造監與凡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
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
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蒙行取有被罰穀數百者自
備弓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
州民皆歡迎泣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出死力以
衛若臣罰贖害民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
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賊殃民地方日敝故臣不揣
以爲事當如此也　一重將權切惟趙將李牧守邊
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
能破殺匈奴不敢近邊宋失邊險戎狄最強宋太祖

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强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伏讀我　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昔賜汝等其識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于故難責成功常致誤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筭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巡撫總兵選任既當尤望　陛下體　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

厚賞至于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
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
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失而使得成功矣　一增
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戰陣
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
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閒時則
輪番一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警則併調一
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之命
將出京軍虛聲實用大不侔矣　一更賞罰夫以賞
言首級論功非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
者手眼蹄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

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
大勝彼大敗奔遁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
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
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
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邊
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
傷虜四五人即問充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
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
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
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令邊將
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墩堡任其攻剋鄉民任其殺

虜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爾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虜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虜數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决不必一一　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陣

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衆證其人設策其人當先破陣其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冐功賞其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為之勘割該襲則早為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

若讐殺不聽分解及爲叛亂兼併者則命其隣黨合
而征之盖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
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
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
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爲一則統爲一該令分屬
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
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
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　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
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
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爲奏決而不奏決不該
推勘而託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

若欲預絶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
妾再娶子妾續生俱遥申合干上司各用厚紙大簿
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
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
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
自不亂是皆要在　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
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
效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
盖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即為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
輕為誘執如上下凍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
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

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即鎖去量治仍即放還其與全茗州許榮高讐殺三十餘年臣令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搆亂臣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珪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為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求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其

却奪即與參将二司率兵夜遁臣危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即日而至為臣守城旗鼓震耀彼謀遂絶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賜事臣為文召之即来提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為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盖信義雖蠻夷為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廵撫道過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勲差人来訴臣即輪前責其家之占田圍縣罪惡深重　新天子英武同符　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戕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即移文来首田本占民願從斷還爾原曲

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
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為惡松潘番又為兵備胡澧伐
木修城署竈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為之傳播
故未久而即遠孚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
彼土官該管上司攄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為地方涓
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巳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　一
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
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
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
未得而害巳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欽
奉　太祖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

開池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爲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繁於 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納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

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
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
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察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
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
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歸　國用而邊備可足矣夫
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彌
鹽廣鬻而壯丁益勸于煎軍民得易求食其爲上下
之利蓋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趂
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責糴且逼人强賣公私勞費
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
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

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敷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盖亦治國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掯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糴　一絕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黷貨致令富勢小人冒奪軍功超陞世襲軍職大壞

祖宗賞罰之公至於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　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

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冐功之人勢焰薰灼邊人
凛凛總兵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
功衛所官又剋減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宴
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囙隷彼
為　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
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心踴躍思欲
南降使非　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
聖祖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戔之豈不甚
可畏哉　天命我　皇上入繼大統奮然下　詔盡
革此輩人心始快天下始安然有識者猶恨不籍其
家以足邊儲而濟窮軍之困戮其首以梟邊境而快

憤軍之心也我　皇上勵精恭儉八年之久而天下
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臣恐法度不時加嚴
僥則易至于漸弛奸弊不重加杜絕則易至于復生
伏願　陛下深為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大臣計
議自今嚴立　成命載諸　天府須諳天下今後官
舍軍民人等敢有似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
地方其有真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
原立功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
有戡亂手賊奇功　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襲廕外其
有聽容子孫弟姪夤緣似前冒陞者文官除名再不
敘用武職揭黃永不許襲至于軍匠夤緣再有額外

濫收者許該部科道執奏問革邊遠充軍永爲定例如此則奸弊可絶而賞罰常明財用漸足而民窮可救實爲　宗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即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新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彼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算亦不貲臣嘗有言不行

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
罪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
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
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以革而復推
有恃為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
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
政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
調出指揮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
八人矣今亦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
查正要皆有益于 國儲不少也 一惜人才今天
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舍身為國推奸懲

侮弭盗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朝文職止有李承勛
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忌不宜輕
出　國家養兵畜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議
久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未試
而已試得效者又多小疵詿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
事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
昊則先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
討遣人賫緣權奸奏逮至京而黜為民九疇先任兵
備猝遇番戎入寇內誅叛夷外退強虜而為番使寫
亦虎仙等反間搆罪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
功差誤又為憸人聶能遷等反問流謗逮至充軍臣

請此二人者可宜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二人者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則盲誤劾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恠俗一事之謗以致考察閑住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澧其人德行追及古人忠信行于蠻貊有才不露有功不伐臣昔舉代巡撫而亦爲考察所黜惜其老矣筋力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部另作一行旌別以勵士風幸也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終